I'll give you a stupid example.



Imagine if you were capable of an intelligent one.

一個 GILLETTE 範例

關於距離、偽裝，以及那個會審計的女人。

比如說，

溝通一向依賴一個特別的公式。

比如說。

兩個無辜的詞。

兩個看似無害又客氣的詞，卻擁有一個非凡的優勢：它們讓一個人不經允許就走進別人的領地。

當有人說「比如說」的時候，目的很少是那個例子本身。

目的是距離。

因為人們不喜歡看到自己暴露在一個問題面前。他們不喜歡聽到自己的名字和一個弱點、一個錯誤或一個矛盾連在一起。

但當這些東西屬於別人時，他們完全樂意去觀察。

於是，溝通發明了一條了不起的捷徑。

不要說：

「你正在這樣做。」

要說：

「比如說，想像有一個男人……」

防線立刻就倒了。

聽的人跟著故事走。

審視那個人物。

評判那個處境。

也許還會笑。

直到後來，才恍然大悟。

那個人物從來不是別人。

那個人物就是聽的人。

例子不過是現實披上的一件偽裝。

最出色的溝通者一向懂得這一點。

想法很少從正門進來。

它們更喜歡側門。

比如說，

人與人的關係一向依賴例子。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間。

男人用它們已經用了好幾個世紀。

比如說，想像我們住在海邊。

比如說，想像我們早五年相遇。

比如說，想像我們搬去了紐約。

比如說，想像我們屬於彼此。

這些話沒有一句描述的是現實。

它們描述的是建築。

用詞語搭起來的臨時結構。

在證據到來之前，允許可能性先走進去的房間。

男人喜歡這些房間。

因為想像比建造便宜。

在想像裡，每個專案都行得通。

每次旅行都順利。

每個女人都理解。

每個結果都有利。

然後，早晚有一天，現實來了。

而現實常常以一個女人的樣子到來。

聰明的女人會傾聽。

非常聰明的女人會評估。

更高一籌的女人會審計。

這其中的差別相當大。

一場普通的談話也許經得起評估。

一個專案也許經得起批評。

一個幻想永遠經不起審計。

通常正是在那一刻，一個聰明的男人發現，自己是在建造一個未來，還是只是在裝點一個幻想。

答案來得很快。

女人幾乎總是按秒收費。

從不按小時。

比如說，

想像有一個男人，花了許多年構建解釋。策略。

情景。

模型。

建築。

一整套一整套的體系，被設計出來讓現實顯得合情合理。

然後有一天，他遇到一個女人，她的智慧超出了他所建體系的尺寸。

不是戲劇性的。

不是咄咄逼人的。

只是自然而然。

她傾聽。

觀察。

等待。

然後問一個問題。

一個簡單的問題。

那種能讓十年的智力建構在十秒鐘內坍塌的問題。

就在這時，一件不尋常的事發生了。

男人停止了建造。

那些計劃突然失去了吸引力。

那些藍圖變得多餘。

那些計算成了擺設。

建築消失了。

專案直接進了廢紙簍。

不是因為他被打敗了。

不是因為他受了羞辱。

而是因為他終於明白了一件事。

那個例子從來不是假設。

那個例子就是他。

那道練習題就是他。

那個案例研究就是他。

而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女人，並沒有走進他的想像。

是他走進了她的想像。

Ferdinando